

风物咏

流年记

# 城与山的传奇

## 找鸭子

柳华东

于心亮

一

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千年之前,杨疆小镇从今天的古镇都村迁到了南边十余华里的翠屏山下。新的小镇依山傍水:其南就是一条被称作白洋河的河道,河边正是一座漂亮的小山,即今天的翠屏山。

翠屏山不过是几座小山,秀拔笔挺,苍翠欲滴,正如一道翠绿的屏障竖在城南河边。城依小山而卧,温馨诗意;山也因小城而媚,翠屏如画。

小城于金天会九年(1131年)置县,始名栖霞。这个名字,给小城平添更多的诗情画意,千百年来让人们充满好奇与憧憬,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因山得名。更多的人依据清代县志,误以为它是“日晓,辄有丹霞流宕”而得名。

元初于钦撰《齐乘》卷一记载:“栖霞本以山得名。百涧、北曲、方岭、唐山、灵峰、覆甌、积金、芝阳、公山、棋山、磁山、哈促山,不能具述,大抵环县皆山耳。”这是关于栖霞得名的最早记录了,也距栖霞置县时间最近,故更为可靠一些。只是,以哪座山而得名,却没有明确说明。

好在小城的人文学者们从古人的家谱、碑刻及诗词创作中,发现翠屏山在建县前就名为霞山,小城历史上曾经把霞山脚下的学宫改称霞山书院,且这个名字延续一百三十多年,更加佐证了霞山的存在。小城依霞山而建,命名栖霞自是当然不过的事情了,而且相得益彰,恰到好处。而自小城命名为栖霞之后,霞山就被称为翠屏山,这好像也是很自然的事情:霞光栖息小城之中,小山簇拥呵护,翠屏二字最是恰切。

二

古人的情趣与画意至今感染着每一个来过小城的人。小城与小山的传奇由此可见一斑。

小山依城,是人们踏青闲游的好去处。小山的故事因小城而丰满。

小山之阴,面对小城的山脚处,有一座至今还在的古洞,小山也因此俗称南洞山。古洞其实是一座菩萨庙,庙门口至今还竖着清代知事何立经题写的一块石碑:“灵应如响”。

此洞距河道七八米高,洞下临河岸上本有一株古槐,苍劲翠绿,虬枝腾空,自是小城曾经一景。古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在,夏季树上浓荫如盖,树下方石光滑沁凉,我当年读高中时,夏季酷暑常常来此早读、周末复习,喜它清凉安静。如今想来犹在眼前。

古洞的菩萨自古香火很盛。据称菩萨像下有一盘石磨,磨下有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,直通北海。人称一旦挪开菩萨、石磨,海水就会自井下涌出,足以淹没小城。

传说自是神奇,县志则清楚记载着此洞的过往:“明正德年间,居民凿石壁深余丈,以栖神。”如今的洞明显没有那么深,已经是后来复建过的了。

三

翠屏山自古是绿树成荫,林荫小径在小山之间曲折迂回,如今的林间小广场则健身器材林立,正是散步健身的好去处。

小城人的福气正在于此。身居闹市,油盐酱醋茶本就缠人,又兼世事繁杂,也就难免心烦意乱。怎么办?小城人自不必为了“诗与远方”而规划烧钱,因为家门口的小山就是小城人的“诗与远方”。只要闲暇周末,哪怕是饭后,几步就可进入小山,一转身即可隐身山林,何其妙也。

走进这样的秀山深林,但见树木参天,高树与灌木层叠交错,俯仰生姿;林间轩榭小亭时时隐现,林草间的石刻小兽憨态可掬;小湖在山谷里波光粼粼,钓鱼人悠闲自得。

这样的林子,是鸟儿的天下。各类鸟儿在枝叶间飞舞,在山野里它们音调或高、或低地卖弄歌喉,让一座山都活泼起来。能盖过这种声音的,非蝉莫属了。夏季,林子里的蝉是数不过来的,你听听那声音就知道了,无边无际,此起彼伏,永不疲倦,永无止境。

歌声是有传染性的。鸟儿未唱罢,蝉就扯起嗓子上场了;鸟儿蝉儿还没尽兴,游者早已一曲高歌接上来了。

我常常想,这岂不就是诗与远方?隐身山林,就远离了世事繁杂,而这满山风景,岂不就是一首首流淌在林间的诗?这些引吭高歌的蝉鸟行人,不

就是民间诗人?其可能名不见经传,可俗话说的好,高手在民间,其坦然、洒脱的生活态度,让多少人憧憬向往。

如今,这样的好风水自然早被佛家子弟相中了,山上的一座二层飞檐小楼早成了佛家圣地。禅声袅袅间,小山平添了神秘与祥和。

清风徐徐,禅声幽幽,此情此景,你怎能不“望峰息心”“窥谷忘返”?

四

翠屏山阴坡陡峭,古树苍苍;但其阳坡绵延南去,倒是比较平缓,曾经是望不到边的梯田和果园。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,当地就开始在山上植树。我读高中时,也曾来栽过树。老师说,过十年,这些树长大了,你们等着看吧,这一定是栖霞最美的地方……

我一直记着老师的这句话。可当我也当了老师,并爱上了文史考据,突然就明白了:这座山对小城人而言,永远是最美的,而不是老师当年说的十年后。

不错,自小城迁来起,它就一直是美丽的:城依山而建,因山而名,是小山呵护了小城和小城人;小城人融进山林,小山因为人气而平添了多少浪漫气息?栖霞古时的十大胜景之一正是翠屏出云。

山与人互应,自然就会人杰地灵。自置县以来,小城产生了丘处机、郝懿行、牟宗三、张炜、衣向东等一代代名人,延续着山与城的神秘与传奇。

如今的栖霞早已成为一座现代化小城,小城早已从东西北三面环抱着翠屏山。当年是山呵护着小城,哪想到千年之后,小城反过来又呵护着小山。

山与城在这千年的历史沧桑中,早已融为一体,它们之间的文化脐带是互补的,斩不断的,是流传千年,至今犹在的一种自在与风流。当年的“霞山书院”早已不见踪迹,如今的小城早成为闻名的“中国文学之乡”“中国优秀旅游城市”“中国苹果之都”……

这些荣誉属于小城,也属于小山,属于滋养着小城人的这一方水土。

青山依旧在,小城日日新。一座小城与一座小山的传奇,还在继续着……

我养的那只绿头鸭没了。它成天跟我妈养的小花狗干仗,干赢了就呼扇着翅子“嘎嘎”大叫,干输了就低着头“呷呷”小叫……我时常去湾边寻绿藻、摸田螺喂绿头鸭,希望它快下蛋,我妈总是笑。我以为她是在为我的勤快点赞,结果喂了大半年,我妈说它是公鸭子。

我很生气,指着绿头鸭骂了半小时。后来鸭子就没了。

我去找绿头鸭,四处找也找不到,就捡了根绿头鸭的羽毛给小花狗闻,小花狗光顾摇尾巴,不明白我的意思。“笨狗!”我怂恿我妈:“把小花狗怼了吧?刚好一锅,冬天了,吃点狗肉补补。”我妈一笞帚疙瘩敲我脑袋上:“补你娘的个腿,诚心找打是不?”

我不找打,我去找鸭子。我想如果我长个狗鼻子就好了,一闻味就能找见。

邻居二婶说:“鸭子喜欢耍水,你顺着排水沟走,说不定能找到。”我觉得有道理,喊上我妈的小花狗就走。半路上,碰见邻居二叔把三轮车骑到沟里去了。我帮他推出来,二叔问我瞎溜达什么?我说找鸭子。二叔说:“你去村喇叭上一广播,不就容易找到么?”

我一想很对,就去了村委。村委正在排练节目,敲锣打鼓的,我一说,村主任就打开村里的大喇叭:“呷!呷!那个……大刚的鸭子丢了……长什么样儿?……”我忙说是绿头鸭。村主任接着说:“鸭子是绿头的……谁见着啊……哈哈!可笑死我了!”

排练节目的大婶们都不顾得排练了,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,一边朝着我看,一边笑骂村主任这个老东西不正经。我莫名其妙,也跟着笑,后来我琢磨出点什么,再也笑不出来了,臊得扭身就撤……身后的婶子们说:“把这个梗弄进节目里,绝对笑掉大牙!”

我跑回家,邻居二婶正和我妈站在街门口笑。二婶问我:“大刚,谁教你这么个熊办法,跑村喇叭上广播的?”我说二叔教的。二婶说:“那个熊玩意还能教你

个好办法,你就让他把你熊沟里去……”我说:“还说呢,二叔连人带车就掉沟里去了!”二婶说:“活该!”

我数落我妈:“你能不能不笑?很正经一件事,让你们给想歪了,有什么好笑的?”我妈没放声,二婶接话说:“大刚子,你小时候五六岁了还光着腚满胡同跑,你忘了?”我说:“这是两回事,现在我找的的确是鸭子,我的绿头鸭子……”二婶和我妈继续大笑。

我往村外去,村外有湾、有河,说不定我的鸭子跑那里去玩耍了。小花狗跟着我,还跑到前头引路。一路上,村里大爷大叔们看见我就笑:“大刚,找到你的鸭子啦?”我说:“这不正找着嘛!”他们开心地继续笑:“不用找啦,说不定飞啦!”

我的绿头鸭没飞,它正在湾里追一群大雁,人家游到哪儿,它“嘎嘎”叫着追到哪儿。大雁来啄它,它就扎猛子逃开……小花狗看得生气,“扑通”跳下水,一阵凶猛的狗刨游过去帮着追大雁,大雁就来啄小花狗,小花狗不会扎猛子,绿头鸭就浮出水面帮小花狗!

我远远地丢土块惊飞了大雁,才把小花狗和绿头鸭给搭救上岸。小花狗抖擞身子,也抖擞了我一身水;绿头鸭呼扇翅子,又呼扇了我一身水……我们仨湿呱呱地往回走。我一边走一边骂绿头鸭和小花狗。绿头鸭和小花狗一边走,一边相互啄咬。我想把它俩都扔锅里呷喽!

找回了鸭子,我安心地坐在柿子树底下看书。村主任抱着一只鸭子过来了:“给,你的鸭子!”我说:“这不是我的绿头鸭。”村主任说:“管它是不是,你都收下!”我说:“四大爷,你就直说吧,找我想干啥?”村主任说:“帮村里写个三句半,题目就叫《找鸭子》!”

村主任说:“村里都剩下些老家伙了,不笑不热闹啊!”

村主任又说:“时间真快,一晃眼,你也退休了,寻思寻思,才几天呢?”